

学林

◀（上接 11 版）

间进行改建,适合陈列和办公用。当时,黄浦区房地产公司在给上海博物馆的《同意你馆自费改装中汇大楼的复函》中明确提出几个要求:

一、施工计划中拆除部分在实际施工中希望尽量保留原有装修设备,能不拆除的不要拆除,如需增添拆改项目,请事先与我公司取得协议。

二、拆除下来的大理石和其他建筑材料,除用作该大楼的改装外,多余的请交还我公司,并请转告和督促施工单位,保证不拆坏大理石。

三、所有改装增建在完工后,统请无偿移交我公司统一管理,将来由我公司负责维修。

这种保护要求还是很有见地的。

改建后的大楼布局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首先是总出入口设置在了河南南路 16 号,并以此为中轴,将南、北两个大厅都用作展览会场,以举办各种专题展览。

北厅保持了原有的大理石豪华装修,拆除黑色大理石柜面的银行柜台,将柜面下降正好镶平地坪,并打通了北厅可拆去的间隔使空间一统,获 850 平方米面积用作临时展厅。保留了面北的正大门,将之用作特别展览专用出入口。南厅面积 550 平方米,拆除原有内隔断,重铺水磨石地坪。

地下室做厨房、饭厅、木工工场、石刻库房等;南轴的夹层辟做图书资料库和阅览室;一层北轴做外宾接待室及办公用房,原来杜月笙的董事长办公室保持原状,用作贵宾接待室,面积约 180 平方米;一层南轴为文物陈列室;二层

南轴,三、四层南北全轴全部用作基本常设陈列;五层大部分为藏品库房,辟出一部分作为科学实验室;六层的北轴亦为藏品库房,南轴用于文物修复和复制工场及文物摄影室;七层则全部为业务部门办公用房。

虽然从银行大楼改为博物馆大楼,功能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,但上海博物馆尽可能地少做改动,以期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该建筑的原有特色。除了陈列室、展览会场及书画库房外,其余地方基本上都不装修,沿四周马路的窗户,经与黄浦区公安分局研究后,除了个别地方外,也不加装铁栅。

1959 年 9 月 22 日,在经过一个月的搬迁、布展工作之后,上海博物馆河南南路馆舍开门迎客了,正式向社会各界开放,“以全新姿态迎接建国十周年”。

上海博物馆在这里度过了 35 年,一方面,历年来藏品积累达百万件,研究和技术人员也不断增加,空间显得狭小局促,另一方面,中汇大楼作为银行和办公建筑,其与博物馆建筑的矛盾与差距也越来越大。于是,上海博物馆新馆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。当时,由于建设资金紧张,上海市政府要求上海博物馆必须自筹部分资金。而上海博物馆除了文物之外,最大的资产也就是馆舍大楼了,不得已以 2500 万美元的价格将中汇大楼出让。再加上市政府拨款的 3000 万人民币,以及在海外爱国人士处争取到的赞助 500 万美元,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建设资金基本筹集到位。1993 年



上海博物馆中汇大楼馆舍近景（原有建筑端庄简朴的风格保持完整）



2017 年 5 月拍摄的中汇大楼

8 月,位于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新馆破土动工。1993 年 9 月,由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主办的“93 中国文物精华展”成为上海博物馆在中汇大楼里的“告别演出”,展览闭幕后,上海博物馆就逐渐撤出了中汇大楼。中汇大楼由一家房地产公司改建成集商场、娱乐、餐厅、办公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厦,对原来的建筑格局和风格都有所破坏:底层外墙装上了古典式的柱子,与整个建筑的现代式的风貌格格不入;原来通透的北大厅和南大厅玻璃顶部都拆除了,在上面加盖了大量的房间,七楼的平顶上加盖了一整层,大楼的使用面积增加近一倍,但原有的建筑格局几乎破坏殆尽。今天的中汇大楼底层北部是北京银行,南部是浙江泰隆商业银行,其上几层都是各种公司写字间。除了大楼外形上还能略见当年风采,其内部已经完全改变,不能不说是极为遗憾的事情。

余波

1949 年杜月笙离开上海前往香港,1951 年客死他乡。

1990 年,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回到阔别 40 余年的上海,走进了位于中汇银行大楼里的上海博物馆。根据郑重对杜维善的采访,当时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长和汪庆正副馆长在会客室接待了他,杜维善左顾右盼,感慨万千。这个地方,这个房间,都是他年幼时候曾经到过的。当时,他还和两位馆长开了个玩笑:“我要向两位馆长收房租了。”两位馆长则说:“我们知道,杜先生

上海博物馆中汇大楼馆舍的河南南路大门



现在河南南路 16 号门口（增加的古典式柱子与大楼原有风格并不协调,“中汇大厦”四字为上海博物馆 1993 年出让中汇大楼馆舍时马承源馆长所题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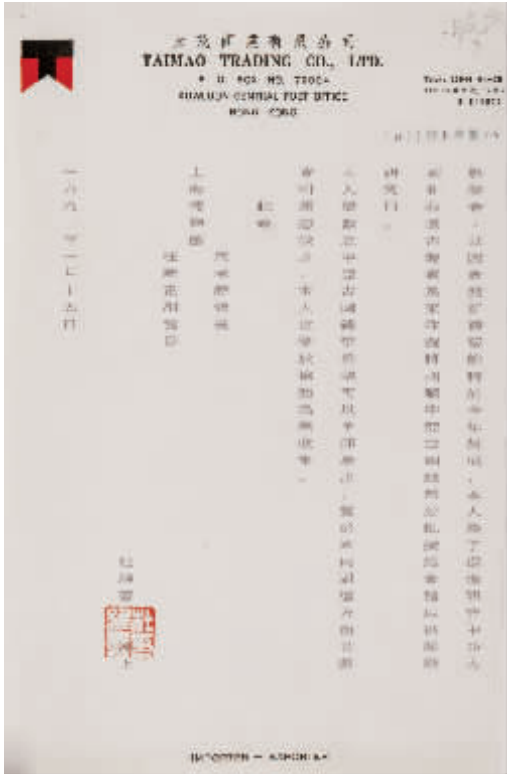


此次来是要有所贡献的。”

在此次上海之行中,杜维善决定将他自 1960 年代以来陆续收藏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。1991 年 12 月 26 日,杜维善、谭端言夫妇捐赠丝绸之路古国钱币的仪式在上海博物馆隆重举行。两大厚册的集藏集子,367 枚来自西域 20 多个国家的古币,每一枚古币的护套上,都有杜维善手书的中英文说明。当时的评论者认为“目前中国还没有一

个人可以做出这些说明”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金银币。此后,杜维善先生继续收藏中亚古国钱币,并分几次陆续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收藏的钱币精品。上海博物馆在之后新建的人民广场新馆里还辟出专室进行陈列,并聘任杜维善先生为上海博物馆顾问至今。

（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,上海大学历史学在读博士生）



杜维善先生写给上海博物馆馆长的信笺（1991 年 1 月），意欲捐赠所收藏的中亚古国钱币。